

探亲礼物

尹画(上海, 白领)

28岁那年, 我离开老家, 移居上海。从此, 每逢法定节假日, 就雷打不动, 要回去探望父母。

每次回去前, 我会先在超市挑些小礼物。父亲喜欢喝酒, 也喜欢喝茶, 两瓶酒, 一盒盒茶叶, 就足够让父亲眉开眼笑。母亲呢, 常给她买的是养生食品, 桂圆干、黑芝麻糊、核桃粉、猴头菇粉, 任意选两份, 大大红红的包装盒, 拎在手里颇有体积感, 看着也喜庆。

久而久之, 探亲小礼物成了“约定俗成”。但, 不会出错, 也意味着没有期待可盼。日子在平淡无奇中规中矩中一天天过去。

不承想, 刚迈入中年, 父亲就故去了,

从此, 探亲成了一件忧伤的事。心头缺了一块, 小礼物也没心思买了。超市里的酒和茶, 仿佛一夜之间与我无关了。那些堆成小山的养生食品, 怎么看也喜庆不起来了。父亲故去的那个春节, 我给母亲换了礼物, 为她买了件羊毛大衣。

买衣服其实是件头疼的事, 我只能通过自己试穿来揣测母亲是否喜欢。母亲那边也颇似为难, 衣服试了不那么合适也只能说好, 总不能让我再带回上海去退掉。

从此, 我开始为探亲礼物感到头疼。

有一年回家, 母亲和我散步时抱怨头发越来越白, 越来越稀, 邻居建议她买顶假发套, 可她吃不准到底哪个牌子好。次日,

我就陪母亲去了商场。试戴了好几顶, 最后选了两顶。母亲执意要自己付钱, 我抢着去买单了。突然醍醐灌顶, 为何我一定要带礼物给母亲呢? 我明明可以陪她逛商场让她自己挑礼物。这样我也不用于买什么礼物而头疼, 母亲也可以有个帮手帮她做参谋挑选自己喜欢的礼物。一举两得, 何乐不为?

之后, 回去探亲我只带水果, 然后陪着妈妈逛逛商场。我很自豪, 这些年母亲衣橱里的新衣服几乎都是我买的, 还有鞋子、包包等。帮母亲打扮得优雅, 母亲开心, 我也开心。



返城途中

蒋霖(青岛,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长途车在中途抛锚了, 更换轮胎花了近一小时。作为车上仅有的两名乘客之一, 其间他多次下车询问修车进度。司机有点不好意思, 终于道出实情: 如果不换轮胎, 应该可以坚持到青岛, 但青岛换胎的价格是这个修理铺的两倍还多, 现在汽车客运不景气, 请理解一下。

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他的生意也是一塌糊涂, 房子车子均已抵债, 这次回去, 不过是收拾残局。多年的合作伙伴纷纷拆台, 让他伤感的, 远远不只经济上的损失。看着面露苦笑的司机, 他有了同病相怜之感。

随着发动机的轰鸣, 车子再次启动驶入高速, 它使出了浑身力气跑得更快,

却终究不敌老迈的身躯。他想起了童年时第一次陪母亲坐过的长途车, 车况似乎比这辆老爷车还差, 慢悠悠的颠簸感倒很像。车窗外是一片接一片结满果实的玉米地, 自有一派蓬勃生机。那次陪母亲坐车似乎也是这个季节, 那时他还是个孩子, 对要去的小城充满了无限遐想, 而如今, 人到中年的他心中多半是忧愁。

天地间偶尔点缀着零星的坟茔和墓碑, 孤独矗立, 算得上是这片土地最忠诚的守护者。乡村的格局无非是这样, 他想, 庄稼地的一头是村庄, 另一头是墓地。先人和他们的后代隔着土地咫尺相望, 却早已天隔一方。他想起一位长辈说起饥荒时的故事, 家里的小孩夭折后草草埋到了附近

的田野里, 来年田里大丰收, 挖出的地瓜都有娃娃脑袋那么大。长辈说着忍不住落泪, 他禁不住感慨, 矛盾互相转化, 死亡何尝不在孕育着新的生命。

他想起自己小时候也是干过农活儿的。对, 他记得自己剥过玉米皮。那个下午, 他陪着一众妇女埋头苦干, 剥好的玉米堆在一起, 渐渐垒成小小的山丘。剥好的玉米要脱粒, 而后玉米粒要摊在路边晒干, 晒干后的玉米粒就可以磨成做粥的玉米面了。想起玉米粥, 他听到自己的肚子咕噜了一下, 于是赶紧转移注意力, 继续欣赏窗外的绿野。他感叹, 只要看到田地里还能长出果实, 这个世界, 就还是有救的。

